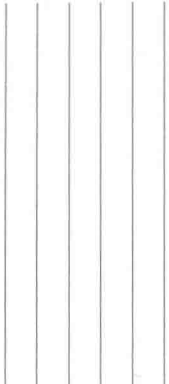


未拨动的 的 琴弦

中国新诗的
批评与反批评

李海英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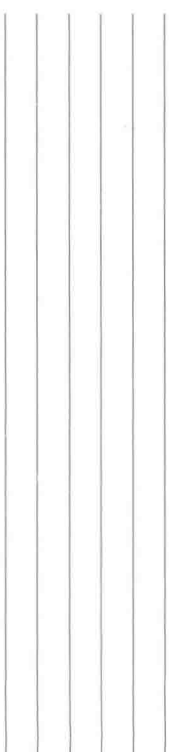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未拨动的 的 琴弦

中国新诗的
批评与反批评

李海英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未拨动的琴弦:中国新诗的批评与反批评/李海英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10
ISBN 978-7-5203-2737-4

I. ①未… II. ①李… III. ①诗歌评论—中国—当代
IV. ①I207. 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46468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陈肖静
责任校对 刘 娟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8.25
插 页 2
字 数 248 千字
定 价 7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她正俯身于那把蓝色吉他（序）

耿占春

记得是刘思谦老师在面试的时候问李海英，如进入博士阶段准备做哪方面的研究，一般来说，每个人都会直接回答这个应该有所准备的问题，但我听见李海英说：“我想做一个本雅明式的批评家……”不知道在座的导师们满意否，我心想，看来今年就是她了，至少在我的批评写作中，本雅明也曾经是一个路标。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海英，但她说不是，她蹭过我在文艺学专业的课，能背出我在课堂上讲的诗。想起来这已经是七、八年前的事情了，海英确实在朝着“本雅明式的批评家”这一自我认知的目标努力。那么，一种本雅明式的批评意味着什么呢？尽管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认知，但至少，这是一种将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置于更加深远的历史语境中的做法，应该与自足性的纯文本研究拥有迥异的旨趣。这是一种将诸种文学批评的元素置于更普遍的文化功能中去的方式，如将“故事”或叙述置于从神话传说到现代小说的嬗变过程中，将语言与修辞放在从圣言到新闻语言的演变脉络中，将风格与形式的考察置于社会文化体系之中的方式，并且这种考察从不会忽略文本的脉络，仍然是从文本内部出发的活动。

的确，如今可以从海英的这些批评文章中发现这样一种特质。

呈现在这本书的文章已显露出这一意义指向。她对昌耀“早期写作”中可能存在的年代措置的质疑，根据一种社会修辞学的考察有依据地提出了“后期修改”的可能性，并质疑了学界相当权威性的前辈们的论断。当然她的质疑并非是某些青年学者有意为之的冒犯，我记得第一次让她写文章是给了多多的一组新诗，一个月后交文章，她拿着1980年署名“多多”的一个小文《坚持冷练的老诗人》问是不是我们说的这个多多，我认为对一组新作进行评论不必考证所有的文本，她居然直楞楞地回我，“要的，不然我怎么知道他以前什么样子。”很快我明白她的坦荡指向的是自身，她要清晰自己的感知或判断，并没有对他者的任何冒犯之意。就像对当代最重要的诗歌史中的若干问题、对最具影响力的几位诗人“长诗写作”的分析，其根本的意图是沟通和维护，出自对文学本质的尊重和期待。当然更见其诗学功夫的是她对一些重要的诗歌文本所作的阐释，如城市与诗歌、地方经验与诗歌、创伤经验与诗歌关系的考察，她对诗歌的理解更多的是对心灵的理解。

当海英企慕做一个本雅明式的批评家的时候，我把这一想法理解为对流行的文献主义的批评，是对排除了主观契机的求知方式的不满，或许，还有对平庸的语言活动所造成的意义之枯竭所做出的否定。这是一个起源为诗的过程，因而研究也就是一种别样的写作了。事实上，她对文献极端重视，一开始我认为与河南大学文学院的训学传统有关，后来觉得可能是性格原因，对情绪敏感，对词语敏锐，对思想迷恋到无可救药，对神秘事物持有热切向往……许多看似矛盾的东西在她身上相持不下，这些东西有利于写作或研究，却也会将心灵置于深渊，她后来又迷恋过鲍曼、博德里亚、列维-施特劳斯、希里斯·米勒、文德勒、威廉斯等人，曾多次眉飞色舞地向我们讲述某个人某本书，旋即神色黯然：

“我滑到了黑洞之中”，或许研究和阅读原本是她试图抓住的自救稻草，然而思想与知识的漩涡随时都可以将人吞没，瓦解一种黑暗的同时重建另一种黑暗。

海英说她想做一个本雅明式的批评家时，本雅明并非唯一的参照，本雅明属于一个家族，他在这个谱系之树上属于一个开始者，在形式主义批评之后，那些将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将某种文学元素与政治理论、社会思想以及历史哲学等关联起来的研究都属于这个重新启动的批评传统。这既指向文学与批评本身，也指向批评者自身。从相反的方向看，就像在历史学家海登·怀特那里，把文学理论及文学批评的方法运用于历史哲学，他把这一挪用描述为“对即将到来的启示的理解”的一种思考。去探究文本化了的历史思考或历史叙述，就是去面对“一部尚无立足之地的文学作品”。在怀特看来，不能将文献视为一个开端，那么开端在哪里？转义是一个开端，它发生于其他事物之前。一个批评者如何在总是已经开始的话语中确立一个开端？

这些问题曾让她多次迷惑，甚而陷入困顿，对真理的探究或许一直都是对黑暗的探究吧。萨义德在《开端：意图与方法》中的解决办法是对意义生成的强调，“开端就是意义的有意生成的第一步”，而且，“开端开创了另一种深思熟虑的意义生成……”。在批评方法与批评文体的意义上，这或许是维柯、尼采早已预示的一个问题。但在个体生命的意义上，怎样完成对一个混沌世界的创造性的表达？

海英给自己这些年尝试的批评命名为“未拨动的琴弦”，是其焦虑也是其忧郁。毕加索在蓝色时期创造了那幅著名的《弹蓝色吉他的人》，这一形象被美国诗人华莱士·史蒂文斯用来探索艺术家如何创造性地表达这一主题，琴弦会作伪，如何弹奏事物如其所

是？我们无法带来一个圆满的世界，如何尽我们所能将其缝补？这是诗学的难题更是生命的难题，但无论如何，她已俯身那把“蓝色吉他”，选择弹奏——“想象中的松树，想象中的松鸦。”

2017 年秋日

目录

MULU

现实：函数关系中的批评困境 // 001

当代诗歌史写作中的史料运用问题初探

——以洪子诚、程光炜的“昌耀”书写为例 // 003

白昼燃明灯，大河尽枯流

——谈当下作为“症候”的知名诗人的长诗写作 // 017

影响无焦虑，釜底且游鱼

——从《忧伤的黑麋鹿》谈当前的一种写作现象 // 045

作伪的是琴弦：现代抒情精神的阐释与演进 // 069

机遇或牢笼：新媒介话语下的诗歌写作 // 106

文本：想象灵光并未逝去 // 123

昌耀诗歌的象征世界 // 125

语言的制作来自厨房 // 161

观察者的幻象：萧开愚的都市议题与文学伦理 // 179

经验重现：现代性体验下的矛盾纠结 // 200

在灰色的土路上与暗影同行 // 210

探险：让风景成为地方 // 221

诗的梦行为：试论徐玉诺无意识写作的现代性 // 223

政治无意识下乡土抒情的迂回：以苏金伞为例 // 237

“外省”的诗学：论森子的地域性写作 // 252

论罗羽诗歌的“植物”诗学 // 266

致谢 // 284

现实：
函数关系中的批评困境

当代诗歌史写作中的史料运用问题初探

——以洪子诚、程光炜的“昌耀”书写为例

在描述 1990 年后中国诗歌状况的说法中，“边缘化”可能是被翻炒得最多的一个，重提此词并非要续炒旧话，一我没有能力翻出新花样，二也并不认同此说法。然而在这些年的诗歌研究和教学中，不时遭遇到“诗歌边缘化”的暗示，中国诗歌确乎名声不佳，不少文学研究者（甚至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方面的）及中文系学生常用暧昧之言（诸如“呵呵”“看不懂”）敷衍其不认同或不理解或无所谓，在我看来，此类“拒绝接近”的礼貌态度，比“不喜欢”“讨厌”“失望”等明确否定，更让人尴尬。

如果中国诗歌的“边缘化”果真存在，除却市场经济、消费文化、诗歌文本、诗人自身等因素之外，是否还与诗歌教育有关？据我有限的观察，大多数“拒绝接近”者所接受的当代诗歌教育都少得可怕，这少得可怕的教育又主要来自于学校。事实上，小学与中学的教材对中国当代诗歌文本的选用极少，大部分孩子到高中毕业时并不了解其样貌。大学教育中文系的本科课程设置里，首先是以文学史的方式进行通识教育，中国当代诗歌只占极少的比例，部分院校会配以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相关的选修课程，但很少开

◇ 一部史至少是一座城——地形、风貌、气候、人物、谱系、记忆等都是可以行走起来的，一部史还是一座灯塔——审美、价值、生命、社会等议题都藉著者之述而明亮起来，当然，一部史也是凭信的基底——因信任著者之才、学、识、德而基此形塑自己的标准。

设专门研究“中国当代诗歌”的课程。学生若想要进一步深入了解，多半会先选用“中国当代诗歌史”为指引，再顺藤摸出各路诗人。那么，“中国当代诗歌史”对初学者来说似乎就很重要了：一部史至少是一座城——地形、风貌、气候、人物、谱系、记忆等都是可以行走起来的，一部史还是一座灯塔——审美、价值、生命、社会等议题都藉著者之述而明亮起来，当然，一部史也是凭信的基底——因信任著者之才、学、识、德而基此形塑自己的标准。

正是在此期待前提下，我选用了当前较权威的两本诗歌史为考察对象，一是洪子诚和刘登翰合著的《中国当代新诗史》，属“北京大学语言文学教材系列”；二是程光炜所著《中国当代诗歌史》，属“21世纪通识教育系列教材”。这两本著作发行较广，是高校文学专业学生考研考博常备参考书，也是中国当代诗歌研究中的主要参考书。需要事先说明的是，此处不再复述这两本专著的贡献，而是就我所遇到的一些困扰进行探讨，我的困扰主要是史料问题及由此引发的评价问题。为了较具体较清晰地查看史料运用时可能存在的问题，我只选择了其中极小的一部分（关于诗人“昌耀”的那一章节）来谈，这应是两著中极小的片面问题。选择“昌耀”为例，首先是因为此部分较熟悉，几年前我在以昌耀为研究对象时曾花费很长时间辨别诗歌史（及文学史）中给出的信息；其次是因为确实存在着这样的现象，不少学者没有辨别诗歌史（或文学史）给出的信息而直接引用，进而得出了可能并不公允的判断。我想在此现象中提出以下问题，以供应商榷。

问题一：诗人生平资料及创作情况考证的不足，将引发哪些问题？

昌耀，应是洪子诚先生与刘登翰先生比较欣赏的一位诗人，早

在1993年版《中国当代新诗史》^①(后文简称“《新诗史》(1993)”)中就高度评价了他:

昌耀(1934—),湖南桃源人,五十年代初参加过朝鲜战争,1954年开始发表作品。这位生于南国的诗人,后来长期在大西北生活,并在他创作开始的时候,就表现出对青藏高原特殊的兴趣。至今留存的最早诗篇,都传达着他对于这块带着原始野性的荒漠,以及“被这土地所雕刻”的民族的神奇感受:“以奶汁洗涤”的柔美的天空(《天空》),篝火燃烧的“情窦初开”的处女地(《荒甸》),品尝初雪滋味的裸臂的牧人”(《鹰·雪·牧人》),在黄河狂涛中决死搏斗的船夫……进入了昌耀诗的视界。在五十年代片面强调诗的社会政治功能的情况下,这种题材的取向是难得的。1957年,昌耀因两首总共16行的小诗被错划为“右派”。(页306)

2005年的修订版本^②中,(后文简称“《新诗史》(2005)”):

在当代,甚至在新诗历史上,昌耀都是一位重要的,但其价值很难说已被充分认识的诗人。……一开始,他就表现出对青藏高原特殊的兴趣,大部分诗取材于此。保存下来的写于50年代前期的诗篇(均在80年代才得以发表),表现着他对于这块土地原始野性的荒漠,以及“被这土地所雕刻”的民族的神奇感受……昌耀诗歌的重要价值,是从50年代开始,就离开当代“主流诗歌”的语言系统,抗拒那些语汇、喻象,那

① 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

② 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些想象、表述方式。(页 140, 142)

这两段话内容大致相同,细节性问题有如下几点:

1. 昌耀生卒年月问题。昌耀在 1999 年的《我是风雨雷电合乎逻辑的选择(未完成稿)》中自言“我于 1936 年 6 月 27 日(阴历五月初九)诞生于……”^①。洪著《中国当代文学史》(后文简称“《文学史》(1999)”)与《新诗史》中昌耀的出生年月一直都是“1934 年”。这一问题在昌耀在世时原是可以求证的。

2. 因诗获罪的问题。《新诗史》中的表述都是因为“两首总共 16 行的小诗”被错划为“右派”,但《文学史》(1999)中言“1957 年,因在文学刊物《青海湖》(西宁)诗歌专号上发表十六行小诗《林中试笛》获罪,成为右派分子”。准确的信息是:诗名叫《林中试笛》(二首),包括《车轮》和《野羊》,共计十六行,发表于 1957 年《青海湖》诗歌专号刊。

3. 初次发表作品的时间问题。《新诗史》(1993)中为“1954 年”,2005 年修订版中改为注释的“1953 年负伤归国,开始文学创作”,这与《文学史》(1999)一致。目前找到的昌耀的最早作品是《人桥》,刊于 1953 年第 4 本《文化学习》,华东人民出版社。

4. 诗学主张问题。在介绍诗学主张时,《文学史》(1999)引用了昌耀刊发于 1997 年第一辑《诗探索》的文章《一份“业务自传”》中的一段话,标注的文章题目错为“《我的“业务自传”》”^②,《新诗史》(2005)中则是在注释中引用了昌耀的话,但没有给出篇名。

5. 著作情况问题。《新诗史》(2005)在注释中列举了 4 部:

① 昌耀:《昌耀诗总集》,青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749 页。

②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昌耀抒情诗集》《命运之书——昌耀 40 年作品精选》(编年体自选集)《昌耀的诗》(人民文学出版“蓝星诗库”)《昌耀诗文总系》等。”其中《昌耀诗文总系》应为《昌耀诗文总集》，是昌耀生前编排好顺序，身后由燎原先生编辑出版的，收录了昌耀绝大部分诗作。

6. 20 世纪 50 年代的作品问题。《文学史》(1999 年)中给昌耀 50 年代的创作以很高评价，没有质疑其文本的真实性；《新诗史》(2005)中则出现了一句“保存下来的写于 50 年代前期的诗篇(均在 80 年代才得以发表)”，括弧中的提示似乎有所暗示。但这句话指认的时间是 1955 年之前，事实上，1957 年时昌耀仍保有发表作品的权利，他 80 年代发表的“旧作”的时间点应从 1956 年的《鹰·雪·牧人》算起。

◇ 事实上，1957 年时昌耀仍保有发表作品的权利，他 1980 年代发表的“旧作”的时间点应从 1956 年的《鹰·雪·牧人》算起。

7. 对昌耀早期作品的评价问题。不同著作及修订本中措辞略有不同，都指认了昌耀是从 20 世纪 50 年代就开始“离开”当时的“主流诗歌”话语，并取得独特成就的诗人。此评价与对昌耀 50 年代作品的考证程度密切相关。

接下来，再看具有诗人、诗歌批评家与学者等多重身份的程光炜先生的著作。2003 年，程出版了《中国当代诗歌史》^①(后文简称“《诗歌史》(2003)”)，该著介绍昌耀的章节大约有 2000 字左右。此处不再大段引用，仅摘录一些关于昌耀的生平、作品名称、诗集的文字，以供商榷：

1. 生卒年月问题。“昌耀(1936—2001)是一个独具生命魅力且具有持续艺术创造力的诗人。”(页 320)

笔者注：昌耀于 2000 年 3 月 23 日在青海西宁医院中，跳楼自

^① 程光炜：《中国当代诗歌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杀。这个错误似乎不应出现，但我发现在《中国当代诗歌通史》中也是如此写“昌耀（1936—2001）”。^①

2. 因诗获罪问题。“1957年，因仅16行的两首小诗《林中试笛》而蒙难……”（页321）

笔者注：与洪著有类似的表述方式。再次强调，《林中试笛》应为“《林中试笛》（二题）”。

3. 初次发表作品时间问题。“《河北文艺》1954年4月号的组诗《你为什么这般倔强——献给朝鲜人民访华代表团》，是诗人公开见刊的处女作。”

笔者注：《诗歌史》中昌耀发表作品的初始时间，比洪著详细了，但同样搞错了时间。昌耀《命运之书——昌耀四十年诗作精品》（1994年）的“后记”中，称他的第一组诗是《你为什么这般倔强——献给朝鲜人民访华代表团》，发表于《河北文艺》1954年4月号。在《昌耀的诗》（1998年）中他又称公开发表的第一个作品是《人桥》，刊载于1952年上海的《文化学习》。现查：1953年第4本《文化学习》（华东人民出版社）第17页，确实有署名“志愿军战士王昌耀”的小散文《人桥》，此文更应看作是昌耀的处女作。从时间的先后顺序上看，如果洪著《新诗史》（1993）在初版时尚有无法了解关于《人桥》一文的信息的可能，程著《诗歌史》在出版时（2003年）则具备获得此信息的充分条件。

4. 作品名目错误问题。“如《慈航》……《旷原之歌》……等。”

笔者注：《诗歌史》（2003）在列举昌耀作品时，诗篇题目出错。昌耀并没有以“《旷原之歌》”命名的诗作。据程先生的叙述，指的应是“《旷原之野——新疆描绘》”，该诗是昌耀很重要的一首

◇ 从时间的先后顺序上看，如果洪著《新诗史》（1993）在初版时尚有无法了解关于《人桥》一文的信息的可能，程著《诗歌史》在出版时（2003年）则具备获得此信息的充分条件。

① 吴思敬主编：《中国诗歌通史（当代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94页。

长诗，正如文中所言，是一首展现西部时空，高原精神的长诗。

5. 著作信息的错误问题。①“《一个挑战的旅行者行走在上帝的沙盘》(1995)”②“参考书目：昌耀·命运的书·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4。”

笔者注：①应为：《一个挑战的旅行者步行在上帝的沙盘》，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1996年版；②应为：《命运之书——昌耀四十年诗作精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程著中曾三次提及此诗集，三次的书名并不一致。（可参看：页321“脚注3”，页322的作品集介绍，页335的“参考书目”。）

6. 著作出版情况问题。“昌耀出版的诗集有：《昌耀抒情诗集》(1986)、《昌耀抒情诗集（增订本）》(1988)、《命运之书——昌耀四十年诗作精品》(1994)、《一个挑战的旅行者行走在上帝的沙盘》(1995)。”

笔者注：此处未提及《昌耀的诗》（“蓝星诗库”，1998年）和《昌耀诗文总集》（2000年）这两本于昌耀而言可能更加重要的诗集，不知何故。

此种细节列举繁琐又无趣，暂且到此为止。我的列举可能有些吹毛求疵之嫌，但这是我对自身投身学科的虔敬使然。在两位学者的描述中，昌耀的生平、在其命运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关键性的作品、出版诗集的情况，都相互有所出入。这种“出入”呈现出的信息自然不够准确。其实我更担心的是这些信息可能给研究者与学习者造成误导。由于是教材，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论述将通过学校教学，在学生中达到一个共识，也就是最终将达到一种“知识的合法化”，成为大家判断的一个尺度、一个重要的且广泛的参照依据。昌耀只是我拉出来辨别的一个案例，其他诗人的描述中是否也存在着类似的失误呢？

◇ 由于是教材，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论述将通过学校教学，在学生中达到一个共识，也就是最终将达到一种“知识的合法化”，成为大家判断的一个尺度、一个重要的且广泛的参照依据。